四庫全書

集部

洺水集卷四

宋　程珌　撰

議附進故事

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謚議廟號

議曰臣聞皇墳帝典咸述於巖謨玉鐀金函悉儲於美號然史記五帝之壽於古獨高而商稱三后之年歷書有永葢履位既久則膏潤之被也必深而享國既長則治功之凝也必盛唯功德之兼茂宜名號之益章恭以

熈朝上承堯運仁皇御歴四十二年高宗中興三十六載偉淳熈之繼體亦四七以承休逮我光皇垂及三紀羲昊而上莫可訂詳詩書所編於斯爲盛昭德作謚宜鑒在兹恭惟大行皇帝夢日開祥神光闡瑞萬善衆美天授神鍾迹其登賢聘逸消庸斥回放勛之明也歡奉兩宮善述前志重華之孝也食不御珍衣常屢澣大禹之儉也陰燠小愆露禱清禁文王之畏天也未昕晊朝暑寒不變宣王之勤也眂民若傷念兵若已敬大臣恤

小民察邇言而莫惑堲讒說而不行郊廟迭舉以隆報本之心親幸儒宫以示右文之化日惟一講肇始再臨錄宣聖之後賜諸儒之謚奥學上窺於軒昊飛毫俯爛於雲章既書說命以賜輔臣復翰無逸以置座右蠲兩浙丁錢之困減江東折帛之重建學以崖宗枝錫廟以表忠節苑囿不脩游幸絶跡禁令特嚴於金翠仁心下逮於肖翹聞民食之稍艱即發豐儲之廪念民生之不易數捐内帑之金凡帝軌王塗聖言哲行若脩身之三

德曁爲治之九經無不躬蹈而力行積久而不懈用是純德上格寔意下孚五雨十風羣生茂豫冰天桂海愛戴同心重譯强敵連歲輸忱四世金讐絶幣不與粤自南渡塊土未還今也名若魏梁大若齊魯畧河以北循山而東奉圖職方請印少府而又中土人心影從風動豪士則挈卅送款黔民則襁褓歸仁列處邉亭凡數百里萬艘餘粟沾及僊荒矧其傳國古璽元祐寶章與夫薦天之璧祀廟之器爵尊璪珂鐘律鏗鏘列玉大圭盡

歸廣內邉吏不絶受史館不絶書履德於踐阼之始收功於真積之餘巍巍煌煌光洗六合如清風戒曉而白日昇如蟄雷起春而應龍奮良由德盛於身故功顯於世本末有第非偉而致仰惟玩志穆清觀道昭曠宜千億歲比算三皇顧以求衣中宵忘食過盱焦勤聖體寢爽天和既愆豫於逾旬尚臨朝於一日若與臣子永訣仙凡自是廣庭不再清蹕三靈爲之色變萬宇為之心摧初玉几甫憑亟命聖子丕承大統盛德日新謀惟先

帝之詒孝極慈愇之奉而又首遵母后之訓必行三年之喪付託得人海邦胥慰體天議謚丞命末臣臣是用循列聖之規剌六經之制闡章天之藻德酌希代之雋功合為徽稱用昭億世謹按謚法功施於人曰仁聖德廣運曰文知人能官曰哲闢土斥疆曰武接下不驕曰恭繼志成事曰孝夫澤流方夏餘被北方非功施於人乎道統既明邪說自殄非聖德廣運乎信賢逐佞至明不惑非知人能官乎北方輿版日衍月増非闢土斥疆

乎羣臣謁奏竦躬危坐非接下不驕乎憤解百年功光
列廟非繼志成事乎夫賢起有堯之野萬國咸安舜躬
天德之全出寧四海或遺大龜之寶亦取安邦或惟武
功之圖亦貴能救然則寧之爲義大矣哉夫植顯號建
鴻名必也稽之事業考之僉輿關諸百聖而不疑質諸
鬼神而無媿故薦於天而天心受陳於廟而帝意愉韋
昭曰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謚大行皇帝尊謚宜
天錫之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

祧廟議

謹按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云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故七廟之外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明德也夫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此商之七廟也至於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此則出於七廟之外而不在乎七廟之數也是以晉元帝議立太廟而太常禮官以為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由是言之凡宗有德而不遷者皆在七廟之外

也明矣自商有七世之廟由周而來未之或改至唐開元增為九室是為九世國朝倣唐立九廟故太祖太宗為一世廟真宗為二世廟仁宗為三世廟英宗為四世廟神宗為五世廟哲宗徽宗為六世廟欽宗高宗為七世廟孝宗為八世廟光宗為九世廟然以前代考之太祖皇帝為帝者太祖之廟太宗皇帝為帝者太宗之廟蓋萬世不祧正所謂與太祖之廟而七固在於九廟之數也至於嘉祐制書以真宗為帝者宗百世不遷元符

制書以仁宗神宗配商之三宗永祀不祧紹熙制書復尊高宗為不祧之廟夫仁宗真宗神宗高宗親盡則當祧非若太祖太宗之比今俱以功德而詔以勿遷勿祧此正書之所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與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固當在於九廟之外可也夫真宗仁宗神宗高宗既在九廟之外則自太祖以至於光宗實為五廟而已光宗為五世廟則大行皇帝始為六世廟如是則於祖固無所祧於廟亦無所增質之於經而為當參

之於禮而爲宜固無一而可議者若曰真宗仁宗神宗雖不可祧而實在九廟之内沿而下之當以次而祧然太祖太宗既萬世而不祧真宗仁宗神宗高宗復百世而不遷則九廟之内已存此四廟此外惟五廟而已他日或又以功德詔曰勿祧則不祧之廟將不止於四而五廟當殺而爲四爲三勢將至於祭禰而已其可哉區區之愚質之經傳謂大行皇帝始爲六世廟無可祧亦無可議者惟增展一室以祔大行皇帝謹議

明堂中辛議

近者伏睹制書易郊而宮區晝之善萬口一詞但今歲季秋上辛乃九月八日初五日合致齋乃適係顯肅皇后忌日考之國史事有相類者如紹興元年明堂初用九月八日後改用十八日得非以忌日不可致齋乎四年明堂初以九月五日後改用十五日其避顯肅之忌明矣而當時乃以未得九月節爲言然祭用辛日惟取新潔之義而已曽不計其氣候也今歲九月十八日爲

中辛而十六日已立冬竊慮或者又以冬為疑然隆興二年初以十一月二十九日南郊後以晦日改來年正月上辛然則易冬而春其不拘節氣也審矣區區管見合用中辛於義為稱伏乞朝廷更下禮官參酌施行

邊幣議

殘敵不道殺僇邊民然其辭則以幣言也貪暴之性人進則退人退則進彼固謂我可以恐喝也得則取積年之幣否亦茍數月之食吾力雖未為全而在彼則甚憊

非丙寅丁卯比也法當悉銳以挫其鋒使所至失利歟兵而遁截其歸路隻輪不返然後使可遣幣可議爾許國之説不爲無理姑令條畫何人可將度用幾人賫幾日糧幾日而成功彼之居守者何人守兵若干其領兵而出者何人戰兵若干強敵已與之和否乎大盜已與之爲一否乎知彼度我纖悉條上其行與否又在廟謨耳雖然功業見乎變而守常蹈故乃自昔中國之患強敵所當結豪傑所當撽邊將自爲之朝廷無與焉成則

享大利否亦無損於毫毛用力寡而成功倍否則邊事一開將不止一殘敵而已管窺無長然不能自嘿唯朝廷擇焉

進故事

周顯王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

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

甚哉賢者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葢堯舜之肇立人治三代之享國久長莫不以得賢爲基故春秋戰國以來凡數百年餘澤未泯當時列國爭以得士爲重然

則齊威王之言非春秋諸侯之言唐虞三代之流風遺法也雖然當是時豈惟齊哉楚以得臣重鄭以子産重晉以叔向重魏以田子方重燕以樂毅重自是而後漢唐開基之君守成之主皇皇汲汲求若弗及葢亦習見三代戰國之遺而深監亡秦賤士之失也炎緒六葉至于武皇雄材大畧運動一世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大學脩郊禮改正朔定歷數恊音律作詩樂建封禪服匈奴平氐羌蕩南粤詔周後國勢尊

彊治効彪炳亦既同風三代矣而帝也方且令年求茂異明年舉將相既招獨行之賢復思跅弛之士若一時不足於用者何哉唐之初造四方未一干戈未收乃開館宫西延置英傑異時所與基三百載之業成貞觀之盛若杜如晦若房玄齡若虞世南若褚亮若姚思廉若于志寧之徒皆極一時選畢萃天臺亦若不可一朝緩者葢高祖太宗知夫翊扶昌運垂憲後昆非若是不可也下而偏隅閏統之立國亦必以

人不然元魏之據有中土胡爲而獨久哉外國之窺中國也亦以人而爲叛服不然何以彼人相戒願勿以晉爲圖哉然則是道也外國猶知之其可以堂堂中國而無可憚可畏之人乎矧今也新附未一外扞未嚴將貪且陋而不足以鼓英豪兵怯且貧而不足以應緩急人心未奮士習未清羔羊之操微骨鯁之風熄管仲有言一歲之計在植穀十年之計在植木百年之計在植人蓋人才之盛非一朝一夕之功也

涵養數世封殖百年然後可以足一代之用夫茍長育之功不加焉則前者浸没後者未成世變不齊人才中乏識者葢深憂之故臣區區之愚謂已成者當晉擢之未成者當長育之不唯可以供一世之求抑亦可以遺子孫之用雖然竒才不世出中人滿天下必得夫文武兼資望聞葢世者而用之則其在朝也可以尊中國之威在外也可以壯長城之勢雖中外有故倉卒變興而國勢自重於九鼎人心亦安於泰

山矣方晉南渡士大夫有見王導者曰吾今日見管
仲無復憂矣然則無有如導者安得而不憂邪導不
足言也堯舜之智不徧物也親賢之為急唯聖心加
之意焉

隆興初北方歸附日衆宰執建議請於唐鄧海泗諸州
置立關隘凡關之外有以全城送欵者用周人封建之
法以其地之廣陿而王侯之賜之鐵券許其世襲土地
貢賦悉資用度刑賞生殺並照勑令施行更不奏審每

歲正旦朝郊祀即令陪位遇有警急更相應援義同一體以圖久遠之利

恭惟藝祖受天明命奄有方夏幾二百年矣乃姦諛誤國外裔亂華赤縣神州淪於甌脫今天人効順尺刃不煩循山而東畧河以北請命下吏願更印綬此千載一日之逢也然經理區畫招徠還定使復爲全壤者非一手一足之力一朝一夕之功也葢寓度寬者可以集衆智貨利薄者足以得人心必能運動於

英豪乃可并包於閫外深觀諸將未見其人又况氣偏東南地裂西北懷近安者遺後患圖久逸者先暫勞審勢度宜莫如分建助其不給永作屏藩二敵於是而窺覘羣盜於焉而叛服設施一中孰不懾心三邊有休息之期四海遂安平之望否則藩籬既撤内動牽聯財匱力殫孰知底止歲月緬邈蚌鷸相持幾不再來者古今事變之常覆䕶癰疽者自昔中國之患儻令日之事眎僅同於膚髮則他日之疾决不至

於腹心千載良謨定於俄頃大抵功貴能立尤貴能收漢高英明亟定諸將之賞唐宗猶豫倒持藩鎮之權傳曰日中必𤍠操刀必割唯陛下亟圖之

紹興十五年三月高宗謂輔臣曰朕觀五十年前人才皆是仁宗涵養所致以此知人才正在作成也蘇軾亦言竊觀仁宗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淳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

至哉高宗之言乎真萬世帝王之龜鑑也天之於人才無代不生也至於培之則成作之則起沮之則銷落委之則斷絶此又係乎人君之責焉爾昔董仲舒之告武帝亦曰陛下思往古以求賢此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然則人才之成亦豈一朝一夕之力哉百年養之一日用之平居無慷慨之士則臨事無激烈之人臣嘗汎觀士大夫之間矣人

心未奮士習未清羔羊之操微骨鯁之風熄夫苟長育之功不加焉則前者浸没後者未成世變不齊人才中乏識者葢深憂之雖然奇才不世出中人滿天下故臣區區之愚謂已成者當封護之未成者當養育之不惟可以供一世之求抑亦可以爲萬世之計昔者齊威王謂魏惠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十二諸侯皆來朝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

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夫以蕞爾之齊而其國中可恃之才其盛猶若是矧今日撫中興之機圖中興之業可不以是爲急務哉惟聖心加意焉則宗社幸甚

唐大歴十二年秋大霖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嘆息久之曰縣令

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滁南浦尉

竊聞積雨害稼雖三代盛時間所不免惟聖帝明王不以為天數而必以為天戒故側身脩行上之所以畏天者為甚至蠲租已賦下之所以恤民者為甚深故水旱雖出於天者也而使之不能為害者是又君之所以為天也若乃庸昏之主非歸之於定數則諉之於適然是故告之而不知警之而不懼而禍敗乃至矣雖然代天者君也析地裂壤而與君共理者守

令也不幸一方有水旱之異往往掩覆率不以聞其或言之不曰旱不爲虐則曰水不爲災此風相仍千載一日唐大歷十二年秋霖爲害黎幹言之而韓滉沮之御史核之而劉瀿又欺之向非代宗英明則上下蒙蔽何由明白善乎帝之言曰秋霖溥博豈得渭南獨無又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當言損何不仁若是乎至哉斯言萬世人君之軌範也惜乎代宗明足以燭姦而罰不足以懲惡欺君害民有爲劉瀿者

誅之以警其餘可也乃僅自令降而尉焉使為臣子者何憚而不為欺哉恭惟陛下盛德格天歲書大有然一氣嘿運升降靡常迺者五月之霖幾於太過邇日之雨亦近於霖浙右諸州地勢卑下所傷已多他郡積雨之餘螟螣盛生戕賊禾黍而福建諸郡又復有苦旱者臣愚竊慮郡縣壅不上聞欲望陛下仰思天戒俯念民生亟下明綸申飭守令凡有損傷速以實奏如隱而不奏與奏而不實命臺臣監司覺察重

寘于憲大則勒停小則鐫黜庶幾上答天變下慰人心抑臣猶有愚忠敢畢其説往者梅霖未為太過而江淮城郭間有頹圮甚至都城西隅亦復坍落數丈質之古史稽之前代水陰象也亦兵象也已事前聞瞭然可鑒惟陛下内則益加聖心外則益脩政事使菑害日去福禄日來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孝宗皇帝聖政淳熙八年六月丙寅樞密院進呈昨得旨令密問淮西總領葉宏郭剛軍中剩軍人虛實據

葉宏回報郭剛別無剋剝止是舊有軍須庫俵布搭息一事上曰卿等可諭都承旨傳旨宣諭郭剛令日下住罷併本息蠲放仍令責問本人號曰老將猶有此等事卿等可更切責葉宏既職事是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此等事如何不早以聞必待詢問然後方報此後應諸軍凡有剋剝等事須即以實奏聞

臣竊惟國務莫大於備邊邊備莫急於養兵軍中委瑣往往人所難知臣得之營壘者頗悉試陳一二焉

諸軍調發或回柵拆洗所支發遣錢總所支降未到即借兑於軍中備急庫比總所錢至自合正還令乃暗收總所之錢用作欠眼按旬克除又於支給之際或二分或三分折支鐵錢交子軍人安得不困邪此其一也諸軍每旬券錢元降指揮會子七分鐵交三分令會子一貫市換鐵錢三貫四百乃止以鐵交三貫一二百準會子一貫與之減克於錙銖軍中又安得不困邪此其二也諸軍亦旬並已勘同然後出給

今糧審院率以小節不員追逮軍司合千人千里往來絡繹于道得賂即釋動數百緡被追之人無非衰率軍人又安得不困邪此其三也朝廷清明賞功不吝今乃每上功狀必行算歛賞功未下已困饑寒此其四也罰手臨陣施過罰鏨軍司已即申報消破元數而三軍回營之日不分施用及委棄之人並勒買納却以其納過之數作添置入帳支破官錢此其五也諸軍擺鋪專傳羽書今乃令其擔擎籠伏甚於軍

期山溪水漲須於非命或稍沾水濕則懼罪而逃此其不恤者六也陣亡之卒其妻與女法當措置嫁遣軍中乃今不恤使之流落失所軍人見之莫不寒心此其不恤者七也一壺之醪可醉三軍片言所臨温若挾纊平時不恤其困苦臨陣乃欲其授命古今無是理伏願陛下疏其貪狀示以顯僇仍戒飭臣隨事奏發使諸將股慄咸畏陛下之明三軍聽制咸知陛下之恩則戰守攻取何患其不如意邪唯陛下財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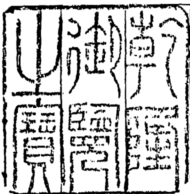
取進止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比來州縣受納秋苗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行禁止三年御筆朕累下寛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令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於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寛民力

臣竊惟兩税之重莫甚今日而州縣涛吏又從而取贏焉夏税有絹秋税有米以今凖古可謂重矣絹有本色以物力取也又有和買以錢鹽易之也今皆無

焉白取耳然亦各有法則焉比年以來州縣受納每疋之重至十三四兩其幅之闊至於二尺二三寸以直計之不下六七千絹不及等則又從而拘沒之夫本色絹取之既重而和買絹官又白取况上供之絹不過以之給官與兵耳何至過重與闊徒以困民若是邪至若秋苗則州縣斛量尤爲非法升幾於斗斗幾於斛斛則加倍大約二石方輸一石輸及其半則廩庾巳溢於是或折楮以便姦或易秫而爲釀秫之

直髙於杭也民何以堪恭惟九重惻怛之仁朝廷寛恤之書無日不下郡國而民之憔悴於虐政者如此且比年三邊戍兵未撤而内郡常賦朝廷未嘗銖兩增焉今也内地之民反不若邊民之猶被優澤者良以貪狠之守餓烏之令剝啄生民無有紀極所至田野十室九空凡以爲此臣愚欲望陛下仰法髙皇俯念邦本特班明制嚴飭監司絹之重輕各仍本州之舊無增無過其不中度者隨即給還使之别輸無輒



乾沒仍勑戶部無輕退庶幾州縣不得並縁為姦為蠧秋米斛量止取常耗無創私斛以沃貪饕儻稍格詔旨按發以聞監司故縱則御史劾奏庶幾横歛少戢民力稍寛元氣充盈至和感格宗社幸甚生民幸甚取進止

洺水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洺水集卷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苗序洙

謄録舉人臣李椿

洺水集卷五

宋 程珌 撰

策問

癸未知貢舉詩賦場

問正月元日上御路朝發德音下明制加寵儒先恩施甚備既越日又以張公載節惠之典未舉復命賜之夫元者天運之新也王治之始也乾坤闔闢原於意端朝發九重夕孚四海學士大夫可不仰體明指深探大原

而以躬行自勉哉雖然道非異物也由開闢以迄于今天地以合日月以行星辰以明草木以蕃山嶽以峙江河以流民生以遂人極以立皆道也揭之則光委之則晦至若流行於宇宙間則未始一日而或熄不為堯而存不為桀而亡也是故欲與諸君議其凡焉蓋自太極一判伏羲神農黄帝首發其秘者而後之言正統乃始於堯舜何邪三聖而後自成湯文武以至于洙泗見之易著之書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當時猶以為文章可

聞性天不可聞又何邪諸儒迭興同尊孔氏同信六藝
宜若無異焉者至其備仁義忠信之道具禮樂刑政之
紀上祖堯舜下法周孔敷陳往古掎挈當世不知荀卿
子之書果能羽翼增光邪又若上酌天時盈縮之數下
推人事成敗之端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陶冶
大爐旁薄群生不知揚雄氏之學果皆淵源洙泗邪王
通氏微而顯曲而當旁通大義洪闡教源上不蕩於虛
無下不局於器用唯義所在果足以接獲麟之統緒邪

韓愈氏隄障横流矯拂媮末撥衰反正洞視千古果足以表裏軻雄佐佑六經邪雖然得於心者精聞於耳者末緊欲動而爲天下道言而爲天下則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道統主於上則關百聖而不慚道學傳於下則垂千古而不敝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又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有如發育之仁陶成之化魚躍鳶飛其盛若此諸君其何以稱之邪其以平時陶育大醇躬行自得者詳著于篇庶以仰承聖天子崇儒重道之

意

癸未知貢舉 經義場

問古今一天下耳善審其勢者定其衡變其權使首不軒尾不輕則天下可以長治而無亂久安而無危而世之言治者則以為運匪胥庭俗乖巢穴上聖御歷則極與天同中代以還則因時施事不知大法大經之際果有差別否邪夫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者制而用之謂之法變而通之謂之神審什伍以相持明版籍

以相閲限夫田以絶兼并定五刑以折姦暴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厚本業崇教化以陶性情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材藝以别官品擇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備以嚴戰守申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勸懲察苛刻以絶煩暴然則唐虞之所謂泰和三代之所謂長久而漢唐之所謂紀綱制度其先後緩急亦復有取於此數條者邪先漢初年意度洪闊涵之如海育之如春蠲租減賦歲無虚時家給人足充然富庶乗牸牡者擯街逵守

閭閻者厭梁肉有若郡不貢士坐以蔽賢進得其人加之上賞諂諛成俗徼見厥初砥厲清風益嚴再造一時之士鴻毛禄位泰山名誼姦夫纖萌望風摧落抑何士習之易變若是邪詩書所載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齊威越燕伐山戎趙武靈王服單于秦繆用百里奚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粤故司馬太史公有言今中國一統席捲四海内輯億萬之衆豈終晏然不爲征伐哉後遂北討强敵南誅勁越大抵中國盛則外國微外國

強則中國弱攷之古而然質之今而否乾坤之策陰陽之數離合之機消息之理將以漸取之耶抑一舉而覆之耶抑亦待其自亡耶彼漢人所以固天命繫人心維國勢其意深矣未易諉曰不足論也諸君抱負英奇咸欲自見於斯世者其根柢六經追風三五運宇宙於寸心徹幾微於一指攷人才盛衰之故察天人因成之機行之後王者或不膠於古施之前代者或有取於今勿迂勿迫科别而條析之以備明時之采擇

丙戌知貢舉詩賦場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上揆之天道下質之人紀年不名一也而曰元月不徒正也而加王說者謂人君即位必改元常事耳不以爲重然則果常事乎抑重事乎又曰文王即位巳改元年矣而中間又改武王即位宜改元也而乃不改比其受商命也又宜改也乃又不改然則書元亦舊矣奚獨重於春秋乎或者又言元宜以天瑞然則建元元光之義亦有得於聖人之意否乎雖然

一者天之所爲而元者聖人之所爲葢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三以往則巧厯不能筭矣顧變而爲元則毋乃有所執邪及反而求之於易則卦六十四也以乾爲首乾六爻也以健爲德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推而至於時成六位保合太和則元之用大矣至象則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又曰天德不可爲首何邪夫道始乎伏羲用於黄帝成於帝舜上下數千載閒皆一元之功用也然伏羲之易機神義密

非文王夫子孰能明之至神農黄帝三墳之書所謂象形氣之宜原陰陽之化與夫二聖傳心之妙則巍乎天地不足爲大纎乎塵埃不足爲細果皆合乎一元之運耶否則華胥之俗泰和之風將何道以致之耶唐虞之廷天同神比都俞一堂之上三代賢佐當其君踐阼之初陳謨進戒編之書紀之詩燦燦有序不知孰爲澄源正本之論耶仰惟皇上躬承慈訓嗣纂炎圖收聰厳明急先納問凡危言之罔咈正論之開明固已山積而淵

涵矣不知其先後緩急亦可得而言之否耶人謂祈招之詩緩而未切引裾之諫迫而不舒不知司馬溫公三言之要凡獻三朝然則萬言十事未免支離而德本化樞果皆不越乎是耶唐人大寶之箴先朝唐鑑之作皆獻於繼統之初其言凜凜其目繩繩不知孰可行於今日乎人謂一元之義不明千載無書法正始之道不著百世無善治其稽三墳之易以參乎春秋之元究唐虞三代之陳謨以合乎有唐之鑑使後聖之心一乎前聖

之心而伏羲之治不絕於三代之後矧惟有司恭承御札奎畫煌煌垂訓明白曰文辭浮靡者必非偉厚之器議論詭激者必無正平之用又曰場屋私弊售僞亂眞法令具存所當申飭毋使僥倖者濫進而忠樸者見遺大哉聖謨昭揭軌範諸生何幸獲逢初政之辰悉吐平時之學有司將得以觀其抱負而援之以上應務得實才之意毋冗毋畧

丙戌知貢舉 經義場

皇上睿性聰明聖學超詣日御經幄時發玉音凡於講學事親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分别忠佞之事莫不該貫古今通達倫類片言所加悉中機要而乃盛德謙冲不居其聖樂善忘勢好問弗倦者何耶盖昔者總章之訪君疇之學盤有銘席有戒暨夫詢八虞咨二虢度於閎夭謀於南宫諏於蔡原而求於莘尹凡所以卷卷若是焉者以爲非若是固不可耶抑亦姑示其忘勢耶然當時之所咨所學者亦可得而聞耶雖然帝德之運備乎

聖神文武之體而皇極之疇亦取乎沈潛高明之用夫明而不苛斷而不愎仁而不失之姑息剛而不流於暴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非仁乎四罪而天下咸服則又非徒仁也勇智以表萬邦一怒而安天下非義乎克寬克仁惠鮮鰥寡則又非徒義也夫性具一德德具萬善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至於拔萃之才則獨稱上智矣乃有皇王帝伯之辯豈天之降才爾殊耶抑學力之至與否耶夫天也日月星辰也東西之行各不相謀而周天

之期古今不爽得非其行不息其度有常哉不知若晝夜之有經若四時之代行何獨至於舜而然耶漢之武皇即大位年未二十崇信至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唐三百年首稱文皇年幾弱冠濟世安民二君非三代之後英主乎而末年所就迄歉其初彼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日躋文之不已所謂繼天而立道與時而偕行者果皆至聖能之而成康已降舉不足與是耶人謂自後世天德之論不明蹈中庸者或不能極乎

高明體博厚者或不能配乎悠久夫是以醇風緬邈古道闊疎使生民耳目不復見雍熈之盛其信然耶繄欲振三皇之綱紐五帝之維昉乎一念而被乎八荒等乎百王之上而流乎萬世之下其論爲孰篤其指爲孰歸耶其究天人之原融古今之極明乎乾坤不倚之德以參乎天地常久之道是果六經之所垂憲而百王之所共守者耶諸君何幸親遇初政之辰來應求賢之詔御札丁寧務得忠樸正平之士上意渥矣毋忘納言之義

益殫歸美之忠有司將拔其尤以獻焉

試閤職

闕



其二

問經國莫重於邊備邊莫急於將然今昔異時離合異
勢攻守異宜雖無常勝之規亦豈無不可敗之法詎容
不講之於平時邪晉人有言大丈夫當功濟四海詎老
一儒哉故晉敗楚于城濮晉侯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
憂未歇也楚之甲士百萬不以爲懼子玉一將則晉之
君臣側席而坐爲國者其可無人邪被甲請行一飯米
斗囷取乎更事之多者然官爵高年齒邁或不免於敗
而少年官輕者乃卒成雋功何邪佩弓四石纒矟二丈

固取於萬人之勇者而射不穿札戰不乘馬亦爲當時名將何邪定荆之役必六十萬三萬之敵必用六萬兵固貴乎多也然提衆三萬而天下莫當領騎三千而敵人蹀血或多或寡何所用不同邪自古立國東南者以江爲重所謂五十餘里之間僅屯數四則兵力固忌乎分矣然所統七千人築壘十一烽火相望凡三十所亦未嘗敗事然則或分或聚果孰便邪撫納新附聲薄河南而靈武河中之事一以爲使一以爲敵何邪平澤潞

征太原討重進火李筠禁旅十萬威震六合官軍豈不可用邪其謂禁旅不若土人契丹不畏官軍不知二者果孰足恃邪上黨之役當時善兵者以謂當發忠武武寧兩軍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不過數日必覆其巢然則官軍土兵亦可雜用邪雖然吳起兵家者流意其非兵不談也魏文侯一日問以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曰君能使賢者在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里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

君而非鄰國則戰巳勝矣夫謹黜陟培邦本定國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紀綱治本者而兵無與焉顧起乃以爲言何邪由前而論則其事詳由後而論則其說簡將孰從而折衷邪方今殘敵未殲久戍未撤其稽今昔之異同考籌畧之得失孰緩孰急孰後孰先酌其宜於今者而言之以備廟朝之采擇

試上舍

問頻歲金穰餘糧棲畝年穀一侵農輒告病何耶聖人

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雖乾溢靡常而民無菜色奚術而然耶郊野縣都咸有委積以之賑乏隨在而足後世常平義倉得其意之遺矣何古人行之則收實效後世用之則皆虛文耶發廩弛租一毫不靳者君也然推君之惠而致之民則非君之所能自爲也獨不觀漢事乎漢人之言曰方春和時羣生滋茂而吾農甚苦其議除田租則是豐年猶除之也又曰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名之曰盜則是豐年猶禁之也漢

人之顧念邦本整飭吏治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好惡之意可謂深切較著矣然郡國之間饑民至相食而囷倉廩不敢輒發不知佩符共理乘傳觀察抑為何事耶夫事迫切者乏宏規鶩荒唐者鮮實用由是書生不達時宜之誚漸發於流俗之口曾不思當世之務不問之儒者將孰問耶是故願相與商畧之且移民就粟與夫載穀免傳令民植蕪菁與夫入粟拜爵或許留歲儲餘悉發糴或郡敢遏糴坐以違制是皆先代之所已行者

也或請籍丁壯以爲兵或欲蠲征稅以通賈或請借他道常平之粟或欲復官田廣惠之倉是皆先正之所建明者也然今昔異時五方異俗智若流水日動不窮亦豈容膠柱哉伊欲上澤旁流無所壅閡使要荒如畿甸畿甸如堂皇吏稱其職民樂其生充然如五鳳黃龍之間豈無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績者邪其以平時澤物之規模勿迂勿迫著之于篇有司因得以占焉

御戎

仰惟國家德歆于天誕受天命列聖重光卜歷萬祀而維彼強敵干逆天紀兵氛燭于欃槍怨氣昏于河洛乾坤為之坱軋海嶽為之震蕩翠龍鸞旂偏仄東吳日月緬邈駸駸百年間者神矛靈旗飈馳電舉匪天命威力是憑惟人心忠憤可保固宜布和成將帥植髮戍干櫓指麾而虎兕作威感激而風雲變色俘名王滅強敵獻之先廟使巢山駕海之徒狼纛烏章之長頓顙虎帳請命悔罪然後宣暢皇靈灑平宿憤汛掃宮室修謁園陵

陟華蓋於太微反雄都於古汴使華風扇于黑水和氣塞乎堪輿凡戴髮含齒為中國臣者疇不願之而乃事乖本圖重喪王略卒徒倒戈不戰自奔邉方千里披攘狼籍父子兄弟肝腦川流嗚呼豈繫天為良由人謀謀之不臧既往何悔伊欲國威寖伸扞圉雄固以雷雨洗川澤以清泠繹究截務靖近患徐議後圖筴將安出耶區區宇文泰於師旅勞動吏民困弊之時猶能命所司度宜制二十四條以便目前然則以今凖昔所謂因時

適治者固當諉之勿問耶雖然天下未嘗有不可為之時士大夫而不懷鄙夫失得之念則事幾了然矣不然則周之宣王與其一時依乘風雲之佐由今望之豈眞若神人者孰為巨孰為細孰為當先孰為可後諸君有思濟之心而無失得之累者其勿迂勿迫言之將上之人或有取焉

學校

問四代之盛塾庠序學之制達之天下作人之效可知

已先漢有太常有太學而遊學之路受業之地未詳也後漢有辟廱有鴻都學而學官之課程生員之選試未聞也唐人於太學之外有國子學又有四門學弘文館學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然則里選之與學校判而爲二矣天下之學既不盡興而取士又不盡出於教育後世望太平之治宜其寥寥也國家肇造之初首謁先聖以風海内於是老生彦士興起於深山窮谷之中故州郡未立學而先有四書院大學之制

未備而先有湖學慶歷盛時始詔天下皆建學又取湖學之法行之太學自嘉祐至于熈寧公卿大夫彬彬多四科之秀論者歸功於湖學之作成而不及慶歷之建學何也湖學之教人經義有齋治事有齋習之以盛服危坐逸之以習射投壺容止進退望者不問而可知獨其爲法則無傳焉當時既取以爲太學之式必不至於闊疏不識熈豐之學法果出於湖學之規而不變歟自三舍之行日繩學者於規繩之內而學官受金之訟至

興大獄爲衣冠之深恥昔者條約之疏而風俗自淳今也防閑之周而士習益薄何耶元祐諸賢看詳貢舉條制其間有欲改試爲課以變月書季攷之舊謂禮義之地不當使之爭者其說果可行耶大觀再更學法用事之人自以爲一道德同風俗而西蜀之賢者寧出於元祐黨籍之門而不願就八行之舉又何耶自京師郡縣莫不置學前日之書院既已荒蕪不治近世名鄉大儒乃稍訪求葺理以復承平之遺風使不以課試爲累而

得專心於講習旣爲之規以示講學修身之要又爲之記以開游學嚮方之塗其意甚厚原遠末分居者未免植門戶之私游者未免流餔啜之習豈書院之設特爲學者自便之地又何以甚異於郡縣之學耶今又因諸老之講明以倣湖學之規模推湖學之教育以還書院之舊貫與夫慶歷熙豐之人才何爲而盛衰元祐熙寧崇觀之學制何爲而得失庶幾於科舉課試之外有所作興以洗漢唐之陋而髣髴鳶飛魚躍之遺其必有道

矣顧從諸君共圖之

監司郡守

問寓内提封萬里勢不能周故岳牧侯伯之制使内外相維統體不亂而後要荒如王畿王畿如堂陛上無不流之澤下無或壅之情聖人慮事周察治審萬世不能易也然炎漢初年責成郡國存問長老舉察廉孝悉以屬之未聞乏事也乃元封以後使指旁午威震州郡守相輕賤至饑民相食而郡保倉廩不敢輒發不知所謂

循行觀察抑何事耶孝宣興自閭閻深鑒前弊郡國歲上囚繫詔丞相御史課其殿最計簿具文詔御史案其不實部使者之職廢之否耶乃治行尤異增秩賜金便宜從事毋拘文法潁川渤海吏治彬彬不知其何以致此耶於赫我宋稽古建官閲班簿以擇監司置審官院以擇長吏監司責以廉按長吏責以牧養治體聯屬吏功較明卓乎三代之盛非偶然者而比歲頽風漫無法守燕集賂遺不禁行部之日時節互饋絡繹道途之間

揆以人情寧復刺劾間一飛表莫匪褒章風憲當若是耶身佩左符駕以朱轓視公帑若私儲謂燕飲爲政事以督賦屬縣爲勞能民冤莫言吏奸成市饑饉流離一不知問牧養當若是耶先正有言路擇一監司天下自治而或謂前古危亡之朝監司不察州州不卹縣縣不卹民故民怨於下相與爲盜而上不知卒以基禍然五鳳黃龍之間不煩部使者亦足以爲治何耶其稽往古岳牧之制考漢人廢置之由酌先朝班簿審官之意條

近世革弊之宜悉著于簡或有資於觀風者

任相

問代天惟君助君惟相宣天綍穆皇猷陶民極繫相責也顧不重歟故方論之也稽衆叶下上合下符以示其不敢輕比得之也延置左右禮絶百僚以示其不敢慢既任之也披心腹一休戚都俞唯諾纖芥亡嫌以示其不敢疑盖以爲不若是非所以重宗祧隆國體也是以道尊禹皐勛華用昌德崇説旦殷周用顯華辰丕祚有

自來者獨怪秦漢而下登進多途則選拔輕名稱不一則位望損宴見不冠則名節壞甚者請苑方聞而輒下廷尉者不恕責以吏事而災異策免者不倫成王畏相亡具甚矣而其間隨世以成功名史不乏書何耶唐祀三百謂非明君良弼扶持之力可乎而稽厥任人則慊然千載箴規朕失不可或離其相與之眞似矣而退朝未幾怒形於色晝指書空憤語罙甚何亟予亟奪若是邪進見大臣官而不名其待遇之盛似矣而姦佞得志

忠直見疎抑何文至實衰若是邪欲與宰相參決大事不欲以煩碎爲言若知大體者至奏除郎吏輒他顧不答儻進退黜陟一不與聞則何者爲君相職業耶在君者姑置勿言而在臣者抑當自厲耳朝廷有政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則擇之不爲不審而姦人用事不時白奏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輒與平生論議相反何邪彼起自流人一歲至宰相者誠不足言顧乃有意誅宦官復河湟舉賢望翕然慰人心絕不類

往進何邪論相以道德次之人望次之而近代以還或由文藝或因勞功皆得以坐廟堂而號丞弼公餗既覆身名擯落其何能弼成主德震懾姦心上弭天變下鎮物望哉雖然代未嘗乏之才也天未嘗不欲平治也展經世之閎謨扶中天之景運躡前賢之軌範還盛古之流風則將何以邪唐人有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乃知亟進數罷誠治本也信斯言也則任房玄齡十六

年魏徵十五年非邪果賢邪患其不久非人邪一日已甚然則久速之論孰從邪人主虛衿以求賢海寓饑渴而望治繇古然也盍相與茂明之

六經疑難

問太史公有言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而六藝固有未易考者姑言其大較焉晉太康初有得古書者惟易爲備而無彖象文言杜預以爲聖人造之於魯猶未播之遠國然漢世固已爲十二篇矣何耶古人之易

卦彖象爻各不相雜然則以彖象爻辭雜之卦中使古易不復見者何耶書之所存五十八篇孰爲伏生之傳孰爲隸定之書秦誓一篇伏生書乎壁中書乎史遷是之孔氏非之宜各有見書有十體盆稷以謨名可也多士以誥名可也如旅獒君陳等篇命乎誥乎抑訓乎十五國風之敘由來遠矣季札觀樂之時孔子尚幼然則敘果誰定乎即其國風之善否本其國亡之先後其說孰是序於詩大矣如江有汜殷武以爲非衛宏之所能

及至於言風雅之有變正與夫以關雎鵲巢而繫之二南則又以爲非卜商之見然則序果誰作乎周官一書已亡其一劉氏以考工足之儒者咸以爲非然則成王在豐作周官果其書乎今考其書建官之制耳而乃列於禮經至於明堂一篇正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于天下者乃不見之書又何邪禮記一書或謂成於孔門之諸子又以爲戴聖雜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不知果今之禮記邪中庸一篇似非禮經劉向得樂記宜

自爲書而又禮樂合爲一經何也聖人作春秋一用周典而啖助以爲用夏爲本左氏親見筆削公穀皆出子夏而論議不同乃如異師公穀既盛而左氏尚微鳳龔諸人極力扶持猶不一振今左氏乃益顯而二家僅不絶何邪或謂公孫固韓非撫文著書而鐸椒虞卿亦采取删拾不知果有得於聖人之意邪無曰六籍爛然家傳人誦疑六籍固疑吾心也又無曰吾惟道而已他非所泥則又幾於稊稗嘉穀者試相與紬繹而根證之有

司得以祛宿疑焉

理財

問食貨之政前牒講之備矣唐虞而上姑置勿論三代以來固有可攷者漢人意度宏厚網目濶疏七十年間廩庾盡滿充溢露積京師之錢累百鉅萬夫賜租發爵使農愈勸若可以得粟耳顧錢亦至於不可校者何邪夫均輸平準各有令丞都官幹官並屬大農是固生財之道然其官乃不建於初年何邪有唐之興經常簡易

之法爛然有叙方其盛時民物蕃息馬牛被野米斗之直至三四錢原其所自是固力本之餘功然不聞有錢少物輕之患何邪良法既壊理財之説寖興所謂鹽鐵轉運鑄錢括苗榷利借商之事擾擾並起逦愈煩而愈弊何邪自是而降調度益繁規模日迫矣天厭昏代開我國家列聖相承比隆三代凡數百年來崎嶇苛細掊克聚斂之政悉弛而不用至於三司使之置雖因舊制而其間深意所寓固有三焉造作軍器與夫土木之工

河防之役盡得而主之且國家經費之大無過此三者而必命三司總之豈非使之得以制其出入而爲制度者乎分天下之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付以按察之權使督集財賦隷之三司凡經費羡餘悉獻之夫三司雖尊位亞執政而無窒相黜陟之權故諸道使者有羡則獻無則已果可以不事損下而益上邪左藏内藏之儲人主不得知其數窒相不得侵其事惟三司實專之得非不見其儲積之廣則侈心無自而生邪自王安石當國

持冢宰制國用之說分三司之權立勸沮之法置旁通之簿凡前日祖宗微意一切不存不知安石之變更果何所見而然邪理財王者善政也無事則藉以制作無一日而可緩者其稽漢唐先後之由本朝沿革之故與夫今日之所宜行者爲有司言之以備廟堂之采擇

弭盜救荒

問兵危事也毒民於一時者未足計貽禍於亡窮者爲甚慘葢風塵一開狼子動心於是盜賊之變起怨氣干

和歲事凶嗇於是饑饉之憂形是故君子於兵不敢易言之雖然鼠竊狗盜古所不免惟為政者必有消弭之術旱乾水溢天有定數而爲政者必當操其豐凶之權尹翁歸之爲右扶風也推迹盜賊無有遺脫而京師肅然畏其威嚴至龔遂則罷其捕逐惟務安之渤海之盜亦爲之止若猛若寬皆足以成功何耶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以之足斯民之用有餘也特有偏而不均之患耳富者庾滿則貧者甑空勢也於是均平之政生焉曰常

平曰勸分曰由狹徙寛凡所以使之有豐而無凶損有餘以補不足皆王政之綱也乃者姦臣昏庸輕於稱兵洞丁邊民乘時嘯譸區區幾一飽耳而風起四野檄書狎至懦夫憒眊不知所為荼毒黔黎空虛杼柚曾未聞有窺左足而先應論片語而投兵者何邪旱暵螟蝗頻年繼作瀕江人相噬而依山之人則煑草根啖之富民閉糴饑殍盈野思昔淳熈壬寅民未甚病也而州縣講求荒政若不暇給今不知幾倍壬寅矣而有司莫之問

焉比諭富民以時發粟直則無損也乃陽均其數陰肆姦謾以罔其上曰某所置場也曰爲米若干也曰已糶若干也曰官吏巡視已至某所也則皆空牘也場未始置也粒米未始至其地也官吏未始識其面也州烏乎知之部使者又烏乎知之爲富民者乃且因時射取要厚直損衡量民方急食惟賈是聽所謂豐凶之權至是在富民而不在公上矣伊欲廣公朝厚下之恩壽元氣靈長之脈非州牧監司責乎酌寬猛之宜以平姦剗核

賑卹之實以活流殍寧無長術乎盍究言之抑以觀通達世務之學

江淮形勢

問鄧艾見高山大澤輒指畫軍營李德裕籌邊樓之圖山川尤爲詳備甚哉形勢險阻不可不宿講也立國於東南無百二山河唯曰長江爲戶庭兩淮爲藩籬爾世之熟於形勢者曰無淮則江單無江則淮寒脣齒相資灼然不誣方鼎峙三分時吳奄江表魏據淮甸吳之君

臣不敢目望中原者無淮也南唐跨據江左尤重淮甸歲當水淺戍守浸嚴今獨有淮東西爾可不垂意乎至於大江之南地勢延袤可撓之地不勝其多扞禦之計不勝其力備多則力分力分則勢弱有如大江之上流所以援兩淮而固長江者又豈可不重垂意乎淮宜守也江宜保也上流之勢尤不容忽也然則宜如之何曰昔周世宗征淮甸諸將爭欲據險以邀之然則淮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為險者果安在邪吳人聘魏魏問戍

備幾何曰五千七百里又曰道遠何以爲固曰封疆遠而險要必争之地不過數四然則長江亦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又果安在邪今江淮重鎮宿元戎屯萬幕分疆畫守首尾相應宜無餘筭然時異事殊難以泥古風雨飄忽震迅眇不可齊恐未易以故迹尋也彼六朝遺論汎焉而未詳江淮表裏之篇詳焉而未精諸君慷慨功名且家于形勢上遊平時倚劍天外彎弧江上凡江淮數千里盡在指顧中取其便於時而切於事

斷斷然可以日月計功者約其辭明其指爲有司言之勿徒以紙上陳迹爲對

歷代文章

問人文之盛宣賁國章譬諸五色祥雲與天爲瑞故攷世歷論治體每於一代之文得之若昔封禪之君厥有文字褒表盛觀崆峒誦堯衡山紀禹皇乎唐乎莫可載已六籍遺文不登聖人之筆者珉雕雕玉章章間出於史傳間令人動目獨恨遺逸三事悉出天漢而間編脫

簡漫離其眞于時諸儒固已閔惜今之所傳顧皆舊書耶有如石鼓之歌千代傑作夫子西行果不到秦彼岐陽之蒐乃成王爾今所傳七篇自邀車既攻訖于天求又是固張生所持者耶漢初最為近古李陵一書氣幹頗高類非近體而或者以為齊梁之士所擬果何見而云然耶當是時歌與樂章已有七言至五言特未也而蘇武之作人以為偽今所傳李詩自有烏西南飛而下凡七篇蘇詩自童童孤生竹而下凡二篇與蕭統所編

絶不相似然則以何爲是耶世有梁父吟一篇五言也爲三士而作彼諸葛孔明抱膝而吟者是耶人言栢梁體者七言也有似乎聯句彼漢武皇與一時廷臣登臺而更倡者是耶宋玉諷釣二賦靡而能諫賈誼之賦早雲董仲舒之對郊祀對雨雹帥有深致迺不見於二史何耶班固載揚雄之作備矣至雄自叙以爲平生爲文不解五經之訓惟得於輶軒之使奏籍之書於君平翁孺爾如成都四堣銘龍骨詩三章乃雄少年立聲名者

而皆不錄何邪至於州箴如所謂世雖安平無敢逸豫與其官箴所謂内不可以不省外不可以不清其詞藻典麗意存規正眞足以警一時而詔萬世者方之古作孰可比肩乎唐韓文公古之人也其文古之文也而或者猶病李漢不知其不當錄者爲何篇邪柳子厚欲興西漢文章因吳武陵來爲出書數十篇不知所出者爲何書邪李衛公謀議援古文章爾雅而卒不大明於世陶淵明平生灑落自出天機閑情一賦人以比國風而

蕭統復律以揚雄諷一之義何所取據耶夫文以氣爲主以意爲輔以詞爲衛彼所謂籠天地於形内挫萬物於筆端特其凡爾近時文弊具見廷申之奏則科舉之習殆將一洗諸君汪洋學海搴翔翰林暇日評古借筯於前數子必有取焉毋薄有司以爲不足語古

士風吏治國用民力

問古今之時不同而國體政傜民生日用凡明君哲后之所訪咨忠臣謀士之所獻納要之一日可行則百世

可守青編爛然何所不備舉而措之存乎其人安用恥於祖襲而務爲新奇乎士貴乎博學也然則甲乙策試開五十難與夫天子命題畀之有司不知昔人所以作新文體者尚可行乎吏貴乎趨事也然則一縣合治上下相司與夫中書宣指察其對義不知昔人所以嚴於攷課者尚可用乎沿邊屯田講之熟矣特未有及乎内地者然則州郡之間都督之府軍非臨敵且田且守不知昔人建明規畫者亦可言乎以至士氣患乎未振也

近則有仲敢言之請彼慕古遠者高其論贍文辭者去其華比之委賂納説荷擔吐竒由壺關以上言自南宫而諷剌是則昔之人所以旁求直言者至矣應之者爲何人國用患乎未通也近則有重緡錢之請彼龜貝既寢緡鏹專用充都内之金紹圜府之職深功學之患難輕重之權是則昔之人所以講明錢幣者至矣對之者爲何策夫終畆不稅則國用靡須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不知昔之人所以博訪兼足者亦有良法乎深汰圭

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不知昔之人所以講求擇吏者亦有高論乎士風也吏治也國用也民力也經國之務要不出此數者諸君行且充庭入奉大對可不及此間暇講明古人之問答以備聖時之采擇乎況乎誦先聖之典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則揮翰流離稱述世務使班揚韜筆仲舒結舌如晉人所以告語庠序者願毋多遜

人才

問學者取友不足今世又將旁及千古故尚論古人學者所先班孟堅人表之作規模閎深後之秉史筆者莫能踵武世之君子葢嘗病之彼其采摭百家網羅見聞栢皇陸栗之君緑圖大塡之佐登彙無餘其用力亦厪矣然自明由曉升級至于隕丘受延禧此燧人四佐也自金提主化俗至于陽侯爲江海此伏羲六臣也胡爲遺而不錄耶皇帝諸臣如風后力牧伶倫岐伯之儔紀載尤備然如天老掌教知命正俗地典受州五聖主道

與夫燧人之四佐伏羲之六臣者皆尤有功於斯世也乃不得與封鉅諸公比何耶帝虞盛時分置八伯若伯若棄若咎繇暨垂各主四時而羲和之後各以一人爲之貳焉今所存者七伯而已冬伯之後實缺其一何耶昔者歴山雷澤之游有友七人焉自雄陶以至靈甫凡與爲七然尸子止載雄陶不載靈甫然則以何爲是耶天下之士從吾夫子游者大半然亦有四友焉有六侍焉其亦出於四科否漢高之興羣龍雲附卓卓然絢繪

簡編動人觀聽者曰三傑曰十八侯而乃以三十一人悉爲功臣何其盛邪三國鼎立爭致英豪而一時之士多歸心焉今之所載者魏九人蜀四人吳七人而已抑何其少耶世祖功臣三十二人而雲臺所圖僅取四七以應列宿世之君子獨無一言何耶嗟乎功臣之士道德之士悠悠千古浩如煙海不可枚數請復於洙泗終焉史稱魯有八儒如子張氏爲諷諫之儒孟氏爲疏通之儒仲梁氏爲移風易俗之儒以至樂正氏爲屬辭比

事之儒公孫氏為傳易之儒不知所謂八儒者果洙泗從游之士乎顧悉數之且以觀平日尊賢取友之志

史

問丘明既往班馬嗣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卓乎無以議為也後漢之書成於范曄不知與漢紀三十篇同乎異乎三國有志成於陳壽不知與魏氏春秋優乎劣乎東西二晉植國規模與其人物風流豈無可書彼生長東南不知中朝典故者固不勝其任而聞見

華戎成敗者又復過自退避故雖著晉紀者號爲簡真而作陽秋者稱爲良史今之所述亦有取於此耶由魏迄隋其間六代之史不滿人意迨至有唐嘗詔修撰而涉歷累年訖無銓次彼陳叔達諸人各居權要無所禀承要當求有以一之可也乃奏停後魏而獨修五代何邪諸史來上多所損益既爲序論又爲總論亦可謂全書矣不知所謂時稱良史者果皆簡正邪唐三百年屬筆非人逮歐陽文忠諸公積二十年之力乃成百六十

萬之言其不茍甚矣然八者之失二十條之疑猶未免議者之云云何耶日者史臣有請欲使涉筆史館者帥爲近程以速汗青之效是也竊謂史各有才難乎其選而昔人又謂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皆足以燿當年而垂後世然則甘泉從臣悉兼論譔家家果皆董狐人人果皆荀朂耶毋曰非吾事也不敢僣

洺水集卷六

宋 程珌 撰

講義

易議三篇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凡十三卦之制器如神農之耒耜黄帝堯舜氏之衣裳無非以象而制之者也若夫生蓍立龜與神物以前民用者皆占也然則器

也占也萬世之用備矣毋俟乎有言也惟言與動則君子之言行有國之政令樞機之所關理亂之所由天道日新世變無窮悉寓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所以先哲之言易者獨於言動加詳焉蓋爲人君而不知易則太平何自而可致爲人臣而不知易則德業何由而可成嗚呼作易之聖人豈徒以知易望天下哉正以用易期來世耳曰乾元用九曰王用三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曰利用建侯行師曰利用涉大川諄諄然無非以

用詒天下萬世雖然是特發凡耳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讀者又當知觸類之學也夫

易之爲書一名而三義具焉曰簡易以言其德也曰變易以言其氣也曰不易以言其位也曰德曰氣曰位名雖不同要皆所以爲道也若昔聖人闡先天之學而成後天之書凡所以斡旋元化眧融天理紀綱人事罔不備具使爲人君者得之則可以宰制宇宙酬酢神明天地以之時敘民物以之順成爲人臣者得之則可以輔

相彌縫弼成萬化進則盡忠正之節退則全廉靖之風修身者得之則盡心養性不流於虛無遯世者得之則樂天知命不沮於憂患是故載之於簡編則無非實理施之於日用則皆有成效而後世學者乃率以空虛恍惚言之流獘之極至於淪爲異端嘻可懼也故不思龍出於河而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而十翼覃其用繇三皇歷五帝至于夏商周而後其書始克大備商瞿子木實受吾夫子之傳其後浸大以至于西都之王服京田

王同服生京房田王孫東都之荀劉馬鄭荀爽劉表馬融鄭玄更相祖述源流不絶至于魏之王弼集諸家之善得聖人之意故其注至於今不廢是以江右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莫能及之惜乎江南義疏十有餘家外其本眞流爲釋氏所以重發貞觀間孔穎達之嘆也雖然易之爲道吾既聞之矣易作於伏羲也而乃以周言之何哉嘗觀易賛以爲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以艮爲首象山之出雲連而不絶也歸藏以坤爲首象地之包藏萬

物也周易以乾爲首言其道之周普無所不備也玆一說也而世譜等書則又曰神農之號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之號一曰歸藏氏然則連山歸藏並以代名則周易以周稱豈非易成於文王故題周以别商耶此易緯所以亦言因代以題周也歟雖然易之名吾得而聞之矣然則易果孰作又果孰成之耶嘗觀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故天應以鳥獸草木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孔安國馬融姚信王

肅皆以爲然無復異說至于重易之人則諸儒之說不勝其異王輔嗣之徒以爲伏羲鄭玄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其言夏禹文王重卦者孔穎達以爲考諸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取諸噬嗑之事由是言之其說不攻而自破至於言神農重卦者亦未爲得何者易之下繫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造書契則是伏羲固已象夬而作書契矣又安得神農重

卦而後有夬哉故重卦之人王弼以爲伏羲而孔頴達亦以王弼之説爲是然則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夫子翼易所謂人更三聖其爲灼灼無疑矣至於由三畫而八卦自八卦而六位陰陽剛柔之理上下承乘之象所以廣大精微與天地並而三聖人之所以盡心垂世者俟入經隨卦言之此不悉具姑陳大端若是以與諸君共講明焉

易何爲而作乎曰有憂也何憂乎憂是道之不明也易

何爲而重且翼乎曰有憂也何憂乎憂是道之不行也然則於何而見之曰慮是道之不明者其辭簡而嚴憂是道之不行者其辭詳而盡學者平其心定其慮取聖人之辭而玩之則聖人之心瞭然矣易曰伏羲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非伏羲氏之心主於明道乎是故三畫之學寂寥簡短而天人之藴悉備無遺此明道之體當然也至於文王夫子之時則夏商賢聖之君久矣不作禮廢樂壞道孤無主文王憂之故

與閎夭太顛太公望散宜生之徒講明體察斷然取易而重之其後文武成康之君相繼而作而又相之以周公名公畢公君陳然後世變風移道洽政治斯道得以大明至夫子之時則王迹浸熄詩聲日微而是道又絶而不行矣夫子環睎當世之士如長沮桀溺傲世絶物既不可與共斯道獨得一老明彭祖而與之周旋藍田呂氏謂老明彭祖皆殷周之老成人計其得於殷周盛時耳目所接淵源所漸所謂見而知之者固甚不淺而

吾夫子亦曰我老彭所以見其尊且信之意尤爲拳拳也獨夫子猶以爲未也於是周流列國幸天下之士而與之遊凡天理人情事物之變故悉以身體之至晚年而後十翼出焉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有如十三卦之說歴敘神農氏之所以用益用噬嗑黃帝堯舜氏之所以用乾坤用渙用隨此言人君之用易而在上者又言箕子之用晦顔子之用復此君子之用易而在下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辭

詳其指深所以望當時至矣而當世之君未有能用之者徒能私淑其徒而已矣按前史商瞿子木親受易於聖人自是而後傳授不絶至于東西都之士然後以至于王弼弼不得其眞也而亦以注顯雖然商瞿子木以後所謂傳授不絶者易之辭爾至於當時高弟如曾顔冉雍子思孟軻之後所謂得之於心行之於身今其遺書如曾子十篇如中庸如孟軻之書卓然足以爲易之羽翼者非史臣之所知也自秦而後更漢歴唐千百餘

年間不惟上之人無有用此易者然自王弼以後以至于唐下之人亦莫有傳此易者江南義疏祖尚虛無蓋至於唐僅得一孔頴達辨析音義頗為當時所宗然至於聖賢用心斯道大統彼固未之深及也宋興百年名儒輩出胡安定得其用也邵康節得其數也程明道伊川得其理也周濂溪得其體也張横渠得其用也然後易之道遂大明於天下善乎孔頴達之論曰聖人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生雨施雲行效四時而生萬物若行

之而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詳味斯言則易果將有用乎抑亦徒作之而已乎聖人於乾發明為君之德者惟在剛健中正自強不息於坤發明為臣之義者惟在於直方正大至明九卦之序則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凡以之盡心養性修身齊家之道無所不備焉使人君而用乾之義則天德行剛健威權不至於下移紀綱不至於廢壞使為人臣而用坤之義則敬以直內決無有所謂諛說而欺君者義以

方外決無有所謂嗜進而苟得者為士君子而用九卦之義則履以和行謙以制禮損以窒慾困以處窮益以裕德必如是然後可以謂之用易而易之道行矣國家開設學校建立儒官凡月之朔必使之登席講書豈徒為文具哉講之而不明弗措也明之而不行弗措也如其講之而不求其知知之而不求其行則又何以講為哉吾儕小人眇然其形蠢蠢林林雜在萬類之中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亦何以異於凡百有生之類哉而其所

以師友千載陶冶萬物卓然自離於林林蠢蠢之中者惟曰禮義廉恥而已耳名節風操而已耳不然一日舍是則孟子所謂異於庶物者幾希矣可不畏哉可不謹哉朋友有志於易者幸相與講明而體察自夫用九卦之義以盡士君子之操他時推之事君則必能盡坤之義以為名世之臣亦在勉之而已識者將於此乎觀焉

尚書序

書記言古右史之策也昔管仲有云古之登封者皆刻

石紀號字有彫毁孔子睹而不識至記其登封之君則以無懷氏爲首然則伏羲以前固有字畫特未以之教民爾伏羲氏出書契始作文字浸興是故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墳言大也典言常也周官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靈王謂倚相能讀墳典然則皇墳帝典固已粲然吾夫子篤生晚周得古書三千餘篇於是悉力整彙删除繁冗如班固謂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亦云此周時號令也以至先儒

謂許行所指神農之言與夫隂陽醫方所稱黄帝之說凡若是類悉刪不錄以定爲百篇蓋勲華揖遜而典謨興湯武革命而誓誥作此蓋世道綱維而吾夫子定書所執以爲依据者秦法日急仇視聖經孔安國之祖子襄收其家書藏之屋壁漢至孝文有意復古詔求治尚書者聞濟南有伏生勝故秦時爲博士名不能起亟遣晁錯受業焉纔得秦誓以前二十餘篇爾魯有共王聞遺音於升堂之頃乃盡得科斗書焉科斗蒼頡古文體

也周用之至秦更為八體其一曰隷以科斗之體而定今文之隷於是為二十九篇然猶未有傳也自安國作訓詁而義以明書既成會有巫蠱事隋唐以來其傳浸顯貞觀中孔穎達為之作正義而後書之義益無餘藴矣書之源委大略如此雖然學者誠能知天道人治立於帝堯故聖人以堯典為始悔過用賢治道根本故聖人以秦誓為終以其大綱大領者推為致君濟民之用則古文訓詁傳授如區區前所陳者皆筌蹄芻狗也觀

書者必有考於斯

堯典

三皇逺矣少昊高辛之世生人未滋帝業未鉅風俗簡陋制度濶疏樸而未彫伉而未文故其書無大可録者天右斯人篤生有堯堯繼帝摯之後紀綱三才恢張萬化立人治明天道以為天下後世法程者粲然有倫此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堯始而揚雄亦曰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宓匪堯禮義哨哨非虛言也今取堯典一篇

讀之始終相維綱目具舉次一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此堯所以開萬世進德之法也次二曰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此堯所以開萬世立人治之端也次三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分命仲叔使司四時此堯所以開萬世明天道之本也次四曰疇咨若時登庸疇咨若予采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此堯所以開萬世用賢之法也次五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有能庸命遜朕位按史記堯爲帝嚳之子

帝摯之弟繼兄則禪代之事未之前聞至堯乃慨然以天下而授之舜此堯所以開萬世揖遜之法也次六曰釐降二女于溈汭嬪于虞此堯所以開萬世王姬下嫁之法也若修身若齊家若治國平天下大綱大目罔不畢舉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子序書斷自堯始其以此歟學者窮經要須先觀一篇終始大概則篇中章句自可迎刃而解此愚所以略其章句而首敘一篇大旨也若夫所謂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

于虞舜作堯典此一篇之序也馬融王肅以爲孔子所作而孔安國正義亦以爲然蓋惟聖人足以論聖人非孔子筆力孰能序此自若稽古以下則史官之辭也雖然此堯書也而謂之虞或者以之咎安國至比三國志以曹操爲魏始晉史以司馬懿爲晉始非也蓋堯典一書雖堯之事而秉筆記錄則舜時史官也故謂之虞堯舜一體夫亦安所嫌哉說者又謂堯爲名放勲爲號亦非也考之謚法翼善傳聖曰堯至於釋名則又以爲尊

高嶢嶢然則堯固美名矣又何號焉上古之世生死同稱死而謚周道也人君之有尊號則又始於漢哀帝耳堯舜之時安得有是哉此亦不可以不辨

舜典

天下大物也堯無故而予之舜舜無故而受之堯人顧不震且駭哉今觀舜典一篇載舜之事亦多矣孔子敘書不言其他而以歴試諸難一語斷之吁若孔子足以察堯之心矣且堯非不知四岳之不足禪也而遜之岳

非不知舜之可舉也而隱之何也蓋以天下而與庶人古無是事也故堯之遜必自四岳始岳必不敢當也堯始示其意曰明明揚側陋四岳知堯之意不間乎庶人也故始言有鰥在下曰舜然則堯之屬意於舜也久矣而豈在師錫之後哉然猶以諸難試之所以暴舜之德於天下使人人見之人人知之而後天下可以無一人之異議謂夫治道之本莫先乎人倫也故首命之徽典百官之任莫重於宰相也故次命之宅揆禮典之行莫

始乎朝廷也故次命之賔四門天地百神莫難於主祭也故又納之於大麓凡天下之所謂難者悉以授舜舜亦以身任之徽典而人從居揆而事敘賔四門而穆穆是人受之也納於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天受之人受之然後在堯可以無慮在舜可以無愧矣舜自即政之後齊七政類上帝廵四岳以觀風朝羣牧以考政制車服以勸功明典刑以威惡命伯以典禮命夔以典樂以至百工之事治水之事川澤林衡之官各

有紀敘森然不可亂凡堯之有所待而未及爲者舜悉爲之堯之已爲而未備者舜則備之刑賞既立禮樂既彰然後益信堯爲天下得人矣舜之施設雖不止此要其出治之本原則不過乎此毋庸多論至於始終大概則有不可不言者請因先儒之論而發明之夫子序舜典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孟子又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又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則知舜之在當時一匹夫爾而帝繫等書以爲顓帝生窮蟬窮

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史遷亦以爲堯爲黄帝之孫舜爲黄帝八世之孫孔頴達引左氏之言以爲至瞽瞍其國乃除信斯言也則自瞽瞍而上皆有國邑以相傳襲何可謂之側微不然左氏所記檮杌饕餮之徒亦必紀其爲帝王之系何獨瞽瞍莫有記其所自來者哉孔孟之言信而有證則舜之始可以無疑者矣説者又謂舜廵守南方至蒼梧而不返自唐韓愈固以爲不然然未有以孟子之言爲

證者孟子之言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鳴條在河北而蒼梧在嶺南地理遼絶如此此不然一也且舜既禪位則禹為君矣巡守之事於舜何預此不然二也使舜而果南巡則至於霍山之去蒼梧尚千餘里胡為巡守訖事乃復徧歴遐陬乎此不然三也先儒之論明白如此學者尚何疑焉

大禹謨

禹以功臯陶以謨此當時之所同知至於禹之謨臯陶

之功人所未知故舜時申重發明之而又進禹以昌言也然則禹何言哉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吾夫子所謂爲君難爲臣不易一言而興邦者寂寥簡短兩語而止故帝既俞之伯益又都之則又曰惠迪吉從逆凶亦非有豐餘閎博之論者益又從而伸衍之此外則言六府三事頗爲詳備又其次則一再稱臯陶之功而已攷禹一書所言絶少大抵禹之言簡潔明白無有繁縟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效誠所謂予何言予思日孜

敌者也而豈若後世進言之士長篇累牘多為辭說文采而不適於用者乎是故言雖少不害其為善言嘉謨也雖然豈惟言哉觀其平生處事無非憂深思逺不為一時之美觀而求為後世可遵可守之法者傳子作貢二事是也堯舜傳賢禹獨傳子可謂犯天下不美之名然可以杜天下萬世爭奪之禍商人之助周人之徹夫豈不善而禹之貢法卒至於今不廢何也葢昔者洪水之變禹傷先人之功不成慷慨受命八年於外計其涉

歴患難周旋世故亦熟矣故其晚年立言簡當處事精確類皆如此且天下之知禹莫如舜者至禪位之際不言其他唯曰克勤於邦克儉于家不矜不伐而已葢勤儉謙退乃禹之得於天而主於内者故其見於立言則簡當處事則精確影必肖形末必類本實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表裏源流斷然不誣也先儒謂後世小夫智不足效一官則自以為能無尺寸可以及民則自粥以罔上禹之功德如此而退然自託於不見不聞之地此

昔聖賢獨禹以大稱也與人能常以此說置之胷中時一玩繹則漸漬開明一切驕矜不期消而自消矣學者尤不可以不察

皋陶謨

君之道得以用臣之道得以言堯舜攷古而行故謂之典禹皋陶攷古而言故謂之謨君臣之分不同故典謨之名亦異要其足以為萬世法程則一而已禹之謨首言克艱皋陶之謨首言迪德二臣之言雖若不同而其

君臣之間相勉以躬行相規以自盡亦一而已古今以謨顯者莫如臯陶意其陳言之際必有高論則亦不過曰謹厥身敘九族邇可遠在兹夫自修身而睦族由睦族而推遠此葢古今之正理聖賢之格言雖臯陶莫得而易也知人安民亦為治之大綱者臯陶又繼言之然禹聞修身之說則拜而受之如知人安民之言則吁而難之何也葢修身在我可得而勉而知人安民事端闊大非可以易言也不惟禹難之在堯舜固以為難也然

於二者差擇言之則知人爲尤難此臯陶所以反覆開陳三德六德九德之人所以攷德者如何所以用德者又如何而於安民之事則置而不言亦言官得其人則民無不安信哉知人之尤切於其道也而又終之以無教逸欲政事懋哉所以勉舜之躬行不倦者纍纍不置以至典禮刑罰悉歸諸天以言非君之所可專聰明明威悉歸之民以言非君之所可私大綱小紀秩然具備此臯陶之謨所以獨詳於禹之言也雖然臯陶豈徒言

哉曰朕言惠可底行又曰思日贊贊襄哉是則臯陶不獨以陳謨自任固將以躬行輔禹也而豈若後世之臣以空言自逸而以躬行強其君哉然則臯陶之謨固萬世進言者之法而臯陶之愛君後世之輔治者尤不可以不知

益稷

益稷一篇皆舜與臯陶胥訓告之辭爾而以益稷名篇何哉蓋伏生之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至孔安國得壁

中之藏始釐而爲二耳觀臯陶之篇曰思曰賛賛襄哉實與此篇予思日孜孜之文文勢相接然孔氏所以釐而爲二者先儒以爲竹編之簡不能多容故斷而爲二苟其文之接也則亦不害其爲一如曰臯陶曰俞如何葢臯陶方陳謨禹也則曰吁如何至於此篇禹方言功也臯陶亦曰俞如何太師昔之聖賢推善遜美更相後先故禹以如何之問而發臯陶之謨臯陶亦以如何之問而明禹之功而豈若後世同列於王朝者忌相克哉

如曰濬畎澮距川者蓋一畒之間廣尺深尺者曰畎廣深二尺者曰遂九夫爲井井間廣深四尺者曰溝十井爲成成間廣八尺曰洫百里爲同同間廣一尋深二仞者曰澮然則畎遂溝洫澮皆水之所自行者吾夫子謂禹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然則觀禹之所以縱横經理之遺跡信乎其用力也如禹之告舜曰安汝止舜之命其臣曰汝翼汝爲又有以見當時君臣之間情文簡易上下無嫌而非後世君臣之間君曰盍尊臣曰盍諛

也如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以作服者蓋自日月以至華蟲凡此六者則繪之於衣自宗彝以至黼黻凡此六者則繡之於裳鄭康成以為天子之服得以備十二章至於公則自山龍而下侯伯則自華蟲而下子男則自藻火而下卿大夫則自粉米而下要其説必有所據也繫易者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觀象作服固始於黄帝至於具此采章先儒以為不知始於何時舜言觀古則知在舜之前無疑矣如曰聞六律八音在治忽

者蓋六律六吕當言十二而惟言六律者先儒以爲舉其陽則其陰可知也如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蓋要服之内則爲九州於九州之間擇諸侯之賢者十二人以爲師以率州牧以糾羣后至於外薄四海則荒服也亦使五國以爲屬屬有長焉其曰咸建者以言不惟内而九州爲之立師至於外而四海亦爲之建長則是禹之功豈止於平水患而已而其經綸當世使之内外相維而總攝治體者其纖悉周密爲如何哉如

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者若隨文生意本無難見者但先儒以為觀此一段上下不相貫或者舜欲禪天下於禹而禹遜臯陶時語也詳觀文意寧不信然如曰合止柷敔者蓋柷敔皆木音也正義引郭璞以為柷如漆桶敔如伏虎柷以合樂敔以止樂至於終篇君臣作歌更相警告不以既治既安之為可恃而常若大危大亂之在其後後世有如齊之君臣於飲酒歡樂之時而不忘乎射中在莒之事嘻尚

庶幾焉

禹貢

禹貢一書記禹治水本末區畫九州任土作貢之事也然禹之治水當在堯倦勤之時舜歴試之際宜謂之唐書而敘於舜典之上今乃敘於此而謂之夏書者何耶以其書乃夏史官所録耳說者謂禹敷土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此史官之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亦史官之辭也若夫自冀州既載壺口以至訖于四海皆禹自

述經行天下與夫用功先後山川主名草木之生遂土色之黑白田賦之高下山之首尾水之源派纖悉登載奏之於堯藏之史官史官畧加刪潤以成萬世之信書此説誠有理葢冀爲堯都而所都近河故禹於每州之下必言浮于水達于河者誠以每州規模方畧經理既定必自河還冀以白于帝也冀州帝所都居水之下流而河之患爲甚故禹之用力先焉而九州之次亦以所治爲先後水性下注故治之之道當自下始是故自冀

而兖兖而青青而徐徐而揚又從揚以西而荊荊而豫
豫而梁梁而雍雍地最高也故最後於雍焉當時之水
爲患最甚者河爲最江次之淮次之而河之所行多在
冀兖青徐亦下流也被害爲慘故禹之功先施於四州
而河患衰矣雍與豫雖近河然下流既治水亦漸消可
以稍緩也故次于揚次于荊以治江與淮江淮治而水
患平然後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淮上流之餘
患此禹功之次序而治水之本末也禹於每州必陳其

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可謂詳矣然以其州境隔絶山之脈絡水之源委或綿亘於兩州之間者其足跡之所歴與夫施功之次第或未得以著見故於九州之後又復以其山之勢水之源而備言之自導岍及岐以至于敷淺原此皆不言水而直以山言之所謂隨山濬川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自導弱水至于東北入河此又不言山而直以水言之所謂決九州距四海蓋導川之流行而歸之海也然經言導山獨記雍梁冀豫荆揚之山

而已而兖青徐之山不記焉何哉葢三州之山絶在東河之東不與西屬各於其州見之矣故不復贅言之然九川之水有不因山而導之者水出於平原也如弱水黑水沇水是已有因山而導之者水出於山谷間也如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是已有其源甚遠而導之不及其源者導河自積石是也有其源甚邇亘由其源而導之者導淮自桐栢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是也河在北故先言河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濟水發源河北

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與淮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又後言之天下之水多矣而此舉其大者言之耳至於三江之説不勝異同顔師古以為中江與南北為三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水松江韋昭以為浙江松江蒲陽江而王安石以為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各據所見而言莫知孰是但東坡以為自豫章而下會于彭蠡以入于海是為南江自蜀岷山過九江會于彭蠡以入于海是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過

三澨至于大别以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以入于海是爲北江此説最爲有據蓋嘗縱觀於彭蠡之口今豫章之江所謂西江而岷山之流爲蜀江導漾之水爲漢江論江之大無過此三江者三江既皆入海則震澤之區安得不定乎至於九江之論尤爲不一獨九江圖謂九江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别於鄂陵終於江口其論爲不誣蓋嘗自九江望之亘枝分派别爲九江爾非必有本原也此潯陽記所以有烏江蚌江等九號

也歟然其名號則起於近代計禹時未有也亦猶河有徒駭馬頰之名耳河自積石至于大伾卒依山而行自大陸以北則出於平地禹懼其衝突也於是因地之形而逆設為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為聚落不耕不牧以防其決故謂之逆河非謂九江同時並流也雖然攷之禹貢其間山岡之連屬水勢之流演有不可以簡編求者甚多如當時之水勢自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然後由淮泗以達于河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

與晉會於黃池而江淮始通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孟子謂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而說者以為孟子誤指夫差所通之水以為禹迹夫孟子去禹未久也而猶不可攷乃欲以今日耳目之所聞見而求合禹之書豈不大悖與學者反覆禹貢之所載參之以諸儒之所發明而又詳之以耳目之所接疑則闕之而無鑿以臆度之說斯可也禹貢山川之勢亦既畧言之矣至于九州禹初別之所以畫其封圻而

察其土俗者極爲詳備釋爾雅者以爲兩河間其民氣習情性大抵相近故曰兾兾者近也濟河之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曰兖兖者信也淮海間其氣寛舒其性安徐故曰徐徐者舒也江南之民其氣躁勁其性輕揚故曰揚揚者輕也荆州之民其氣剛悍厥性彊梁故曰梁梁者彊也河南之民其氣安舒厥性寛豫故曰豫豫者舒也河西之民其氣蔽壅受性多急故曰雍雍者壅也然兾之北與邊境接儻不正其封疆則將有猾夏之

患舜於是分冀之東北為營州正北為幽州西北為并州方禹治水冀之北境未有定域故獨於冀不言封界者其以此歟至於商之時則無青并青於徐也周之時則無徐并徐於青也名號更革雖若不同要皆不出於九州之域而已水患既平土性復故人得稼穡於是始作貢賦之法攷之於書九州之田雍徐青為上豫冀兖為中梁荊揚為下九州之賦則冀豫荊當其上青徐雍當其中揚梁兖當其下何田與賦參差如此哉蓋賦出

於田而又參以土焉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賦之出於田也曰庶土交正底愼財賦此賦之出於土也賦出於田參之以土而又以其灌漑之利否與人力之勤惰而加審焉此其所以錯雜不同而一歸於當也雖然賦非天子所有也諸侯用之以守邦國以承王命以討不庭聖人特爲之差別爾至於貢則四方之入于王者賦有常經貢無定制必曰錫命而後貢後世舉天下之賦悉輸於大農而所謂歲貢亦有一定之法矣至於五服

之說亦不勝異同賈逵馬融以爲甸服千里其外四服則二千里相距爲六千里鄭氏以爲服五百里乃堯之定制至禹闢之每服增五百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禹之治水其功在於平治山川而已未嘗用力於廣拓封疆也正使廣拓土地三倍於堯而詩書皆無述焉何哉況周之九服大司馬明言王畿千里其外八服皆五百里相距爲九千里合王畿爲萬里自國畿之外以至于衛悉以封侯其外三服則爲蠻夷是則周之土疆凡萬

里也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不同者蓋禹貢據其空虛鳥道直而計之而漢則以人迹所至而言之故王肅以爲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回邪委曲動有倍加者正其意也然則漢之土疆豈非亦萬里乎孰謂堯之土疆而止於五千里也孔氏正義以爲堯凡五服服各五百里爲二千五百里二方相距爲五千里以四面言之則爲萬里王肅馬遷俱以爲然蓋禹貢

封域歴三代至漢初一無所變更則萬里之數不應不同也是皆先儒之説故表而出之庶幾覽者得其要云爾

甘誓

甘誓一篇葢啓與扈戰誓師之辭也甘者扈郊之名而誓者與將士設約以明賞罰之信也如湯誓泰誓或舉其爲王之號或未戰而立爲之名至於甘誓牧誓費誓則各以其戰之地而言之其爲戒厲師徒宣明號令則一而已大抵師直爲壯曲爲老王者之兵論曲直不論

彊弱故啓之誓師必先數扈之罪五行者天之所生人之所恃以養古先聖王所為兢兢然致懼於汩陳者也而扈乃威侮之則將有火不炎上水不潤下木不曲直金不從革土不稼穡者矣三正者道之大原人之所恃以立古先聖王所為建皇極而厚彝倫者也而扈乃怠棄之則將有變天之道絕地之統亂人之紀者矣計扈之罪未易悉數啓特舉其尤大者言之扈罪如此師出有名三軍之氣烏得而不壯邪三代以來師用車戰所

謂步卒者坐作進退皆聽之車故起於戎車之際獨加詳焉曰左不攻左右不攻右御非其正此三人同在一車之上也春秋之世魯與齊戰孟氏之軍則孟孺子為左顏羽御邴洩為右季氏之軍則冉求為左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又左氏記欒伯之言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則是古者車戰有左有右左則主射右則主擊刺而御則居其中此甲士之車大畧如此耳至於將之兵車則御者在

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中央主擊鼓與三軍為進退節度者也因并言之古者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以行故士之有功則賞之於祖主之前明不敢專也又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以行也故士之不用命者則戮之於社蓋社則有幽陰肅殺之誼也雖然扈為禹之後也國語謂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然則亦兄弟之國歟說者謂有扈之罪經無明文竊意其有歸盖之心無君啓之志故

啟從而討之而正義又以爲蓋自堯舜以來皆以傳賢至啓乃以子而受禹故扈不服二者之說宜皆不然然舜之承堯禹之繼舜受禪之際天下晏然至於啓方即位扈乃不服啓獨無以致之者乎聖人序書不明君臣之分而直言戰于甘之野其非王者有征無戰之意乎噫啓之德衰矣

洺水集卷六